



□ 12  
3308  
7



門 12  
3303  
卷 7

思辨錄輯要卷之七 後集

明太倉陸世儀道威著

諸儒類 周至唐宋

道統云者言道在己而天下宗之己因得為道之統而統天下之道以歸於一也

堯舜而下歷禹湯文武皆君師道合若周公已為臣道然負展而朝成王之治皆周公為之至於孔子始以匹夫為萬世師而萬世之道統歸之然所謂君師道合者已得半而失半矣顧後世不以失半為歉者垂教萬世其功大也故曰孔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

荆豫章問先生道統論何以不稱顏曾曰道統重聞知不重見知蓋見知有擔荷者在聞知則擔荷無人關係特重也

昭和十一年  
九月五日  
購求

且其一段精神特地振起不由師傅遙接聖脈亦與親承指授者不同故重之觀孟子一章之意可見

聖人最不易知聖人之不易知非奇異而不易知也非高遠而不易知也非深微而不易知也聖人只是一中庸中庸者平常而已以爲平常而實非平常以爲非平常而實平常故不易知論語曰莫我知也夫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此夫子自言其不易知自言其平常而不易知也嗚呼豈知惟其平常而不易知故萬世不可及乎

聖人渾然一道而已故知得一分道者知得聖人一分知得三分四分道者知得聖人三分四分如欲知得聖人十分非知得十分道者不能也故子貢曰不得其門而入不見

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子思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聖人一人耳在庸愚則非之笑之東家丘鄰人之子是也在奸惡則沮之忌之謗之詈之甚欲殺之子西嬰嬰陽貨桓魋之類是也在賢知則譏之刺之責之讓之甚而鄙之接輿沮溺荷蓀荷蕢微生畝諸人之類是也惟蘧伯玉之流則油然而相契若合符節此所以謂之聖人若人人道好人親愛則一鄉愿矣何以爲聖人

問接輿沮溺荷蓀諸人何以俱諷孔子曰此賢知之不知聖人不及聖人而又不肯自謂不如聖人不肯放寬聖人俱在此處

當時知孔子而善頌孔子者惟五人顏子子貢有若子思孟

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顏子之善頌也溫良恭儉讓綏來動和子貢之善頌也出類拔萃有若之善頌也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子思之善頌也仕止久速集大成孟子之善頌也欲知聖人誦此數言而足矣

孔子周流四方不但是急於行道蓋亦有訪道之意焉如在齊而聞韶適周而問禮是矣司馬遷文人之雄尚欲登龍門窺禹穴周覽海內名山大川以助其氣吾輩有志大道而不能徧遊宇內訪求遺文折衷有道欲任斯文之絕續胡可得乎

顏子不遷怒工夫今人頗疑以為易不知此正顏子正心工夫到處凡心最忌有所便不正遷怒即所謂有所忿

懣也喜怒哀樂四者之中惟怒最易有所故顏子不遷怒

孔子稱之以為難今人易視此三字只不知正心工夫耳

顏子博文約禮則格致之功盡不遷怒不貳過則誠正修之

功盡問為邦則齊治平之功盡故曰顏子幾於聖人

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三月之後未能無少閒斷無少懈怠

猶是正心工夫纖毫未盡乎故張子原本作程子誤曰顏子未達

一閒猶是心粗

豫章問顏子何以無著述曰顏子非無著述未須著述也顏

子年纔三十二且有孔子在何必著述若使無孔子又天

假其年則自然著述也乃後世喜談心學者遂以顏子為

心學之宗而謂為無用著述然則孔子非心學乎

九咸問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孔子賢之孟子以為顏子之

時當然乃孔子與顏子同時而復周流求仕何也曰聖賢力量不同故處時亦異使孔子而道力未優固當如顏子之閉戶使顏子而道力既足亦當如孔子之周流然則顏子之所以不仕者力量未如孔子而又有孔子在前任行道之責故也

言夏問曾子著述之功於道統如何曰曾子之述大學功在萬世矣然以道統論則亦在見知之列有孔子在曾子不必稱也若子思則稍遠矣孟子則又遠矣故論道統者孔子而後必稱孟子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卻聞之於子思中庸一書真性與天道之極致也然大旨俱自孔子易繫來故曰易與中庸相表裏

人言孟子泰山巖巖觀子思直是壁立萬仞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其身是何等氣象蓋是時已入戰國非具此等氣骨亦撐持不去也

孟子學問甚簡要論本體只一性善論工夫只一知言養氣論治道只一井田學校

孟子妙處多在機鋒機鋒妙處只在一逆字一逆便有許多波瀾如梁惠王問利其意全在一利字意孟子必以利對孟子卻逆折以仁義換他利字齊宣王問桓文其意全在桓文意孟子必以桓文對孟子卻逆折以仲尼換他桓文此正用其機鋒者也至如沼上之言雪宮之對今樂古樂之論好色好貨好勇之說意方自歉則忽逆以予之意方自滿則忽逆以奪之一予一奪全是掀翻作用此側用其

機鋒者也或正或側無非機鋒孟子雖是聖賢終帶英雄作用先儒謂孟子有戰國氣蓋謂此也然孟子猶是顯用之至禪家則竊孟子之意而隱用之遂至播弄一時顛倒百世

問孟子學孔子孔子尊周乃孟子以王道說齊梁何也曰孔子尊周然未嘗不周流列國其周流列國亦未嘗不以王道進但孔子之時言王道則尚可以尊周孟子之時言王道則但可以保民而王時勢不同故也雖有聖賢不能違時

問孟子若見用於齊梁果能致王否曰聖賢豈有謾言但亦須看天意何如若天意不肯會須生出事變如許行一班自會來鬧抄也

孔子告君之語俱屬正鋒孟子告君之語多屬偏鋒性善仁義之外今樂古樂好色好貨諸論皆偏鋒也偏鋒最易入人然齊梁之君當之者依然聾瞶世風日下人心陷溺雖聖賢亦未如之何也已矣

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其才亦不在伊周下公孫丑乃疑其不敢當管仲蓋當時功利之見人人深也由此觀之孔孟古今以來之一人也在當時門弟子中如子路陳亢彭更公孫丑已皆不識而疑之況他人乎故曰惟聖人能知聖人問孟子不臣諸侯必欲處賓師之位此是他不及聖人處否曰固是然學問如孟子而又處當日之時勢直不處賓師不得問何為曰若不處賓師便講不得井田學校

孟子之功第一在闢楊墨蓋當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天地

之間幾不復知有聖人之道矣不惟不知有聖人之道且以爲卽此是聖人之道故至唐韓愈時尚以孔墨並稱使非孟子當時鳴鼓而攻則後世誰復知有孔墨之辨我亦欲正人心一章此孟子自敘一生功烈也凡此等俱是大頭腦處須要識得

孟子語有極奇闢者非學問至絕頂眼明口快決不能道如論性則曰人無有不善可以爲堯舜論治則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君有大過則易位論湯武則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論堯舜則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皆極奇闢又極平正後來儒者不能道亦不敢道此所以爲孟子

孟子之學擴前聖未發之蘊奧存一王已廢之典章其好處

在識大不在好辨好辨是學成以後不得已之事故曰子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今人學孟子只學他好辨可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問孔孟而後傳經之儒如公穀二戴伏生高堂之屬甚多何以儒者不稱而稱董子爲知道曰傳經之儒但守章句而不知意義可謂經師也經師易得人師難求如董仲舒者天人三策煌煌大篇卓見義利公私之辨王道儒術之原所謂人師也安得不首稱爲知道乎

諸不在五經六藝之科者勿使竝進只此一句當時諸儒言治道者皆不能及

武帝親擢董子旣得而復遠之真是好畫龍而不好真龍千古而下儒治何由可復

揚雄不特立身敗壞卽文字亦不成文字乃後世列之爲儒者何也得無爲太元法言所駭耶甚至有愛其人而并爲之諱投閣者謂世有兩揚雄亦可謂阿私所好矣

荀況視揚雄較有本領但駁雜耳

秦漢而後崇儒重道之君無如漢明惜乎時無儒者桓譚乃得躬逢其盛

漢儒多註疏之學其弊在不根於心心與學離而爲二故解書多以私意穿鑿謬誤百出卽有佳處亦屬客氣

東漢儒者最多但不見本根止見枝節然較之晉代人士一華一實相去不啻天淵矣蓋漢儒猶知孔子晉人則惟尙老莊也於此見孔門枝節猶勝老莊

孔明亦是東漢儒者然卻造就出如許大人物亦是他天資

高澹泊明志甯靜致遠之言已頗見本根非諸儒比也杜詩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言其功烈也若天資則漸近顏子

孔明心術器量俱是王佐但學術稍未及蓋未聞聖人之大道也自比管樂有以夫然而管樂不及遠者心術器量不同故也

世傳孔明隆中數語謂未出草廬已知天下三分以此竒之子謂此卻誤看孔明矣隆中數語只是說初起手規模大凡英雄舉事必須得用武之地立定腳根方可做事此時北有曹操南有孫權已略無餘地惟荆益一帶尙無雄才割據故孔明欲亟圖之若大勢已定根本已立徐興問罪之師天下事未可料也孔明之不能興復漢室一匡天下

此實天也使五丈原將星不隕當時人力儘可做得

陶淵明竟是儒者當兩晉之後舉世崇尚老莊清談放縱廢棄名檢而被獨知尊孔子其所作詩如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榮木詩先師遺訓予豈云墜自序曰總角聞道白首無成屢稱孔子為先師又自云聞道皆儒者之言其生平出處亦不倍于道特風味似晉人而詩又特佳故世遂以詩人稱之耳予于詩鑑中特為表出

陶淵明飲酒詩其卒章云羲農去已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清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洙泗輟微響漂流逮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為事誠慤勤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玩

其辭意上敘孔子下述六經皆言願學聖人之意但篇終以飲酒之語亂之故人不之覺耳然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言所行不無過差不能盡如六籍由于好飲亦躬行未之有得之意細玩當自見也

世之論文中子者多不同有極詆之者有極稱之者其言皆不平惟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當時有少言語後來為人傳會不可謂全書其粹處殆非苟揚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此為至當不易之論

王無功言文中續六經今惟見元經而餘經不見元經甚瑣碎與中說手筆不相類薛收傳亦似宋以後人之筆真偽作也

漢初猶有諸儒唐初無一儒者蓋漢去古未遠高祖雖謾罵

猶近于朴唐承五代之後太宗雖崇文彌進于華僅有一王通在先而杯水無救與薪此唐初所以無儒也

李鄴侯孔明之儔也然其器量似遜孔明孔明忠誠懇惻有古大臣伊呂之風鄴侯則子房而已矣與吾儒尚遠也

鄴侯後來無收煞亦是不學問之故若其中夜告君之言調劑父子雖古大臣納約自牖之道何以加諸

鄴侯學問近康節遇事不肯犯手做韓文公只原道一篇便為有唐儒者所不及蓋其說道德仁義四字以前儒者俱未能見到此也雖博愛二字未免說

著皮膚然亦近之

韓文公氣魄大其佛骨表鱷魚文至今讀之猶凜然有生氣然只是欠學問工夫做文字外更無他著作程子謂其因

學文而知道謂之倒學愚謂即非倒學然亦不過文學中  
人若王通則德行政事也朱子亦曰王通識得仁義禮樂  
都有用處若用於世必有可觀又曰他書極有好處雖韓  
退之道不到

李翱曾鞏文章涵正俱可入文學科但較小耳二者之中李翱尤勝

世傳李翱文章全學退之復性書準韓愈之原道也其書雖  
未能醇乎醇然居唐之時舉世浮華而翱獨沾沾于此亦  
可謂中行獨復之君子矣至觀其全集如平賦書與從弟  
正辭書及答開元寺僧書若時時留心斯道者較之韓愈  
似更進焉今愈已配食兩廡而翱猶沒沒故特表而出之  
李翱復性書所引用者皆學庸語孟及繫辭之文當時宋儒

未興學庸語孟與繫辭之文俱未顯也而翹能見及此亦可謂善讀書矣

韓魏公閒氣所鍾其姿稟似曾子其氣魄似孟子三代而下少此人物豈可以其不講學遂謂之非儒乎喜怒不形物我無閒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四語韓魏公足以當之令尹子文恐猶未也

范文正八條目咸備表章大學中庸是其格致誠正齋鹽長白是其脩身義田贍宗族是其齊家治平則不必言矣韓范行過於知所未及聞者性與天道耳若儒行則幾乎備矣性與天道則必俟周程張本

問歐陽公何如曰歐公是昌黎之次其生平得力文字只本論兩篇其餘皆文辭也即在文學科亦其次者問東坡于

文學何如曰東坡文全是縱橫其詩則純是戲謔無溫柔敦厚之意非聖門文學也朱子論之甚詳

王荆公卻是一文學科也他強要入政事科連德行科都壞三代而下更無人舉行王政是一闕典惟王荆公實實欲舉行周官而神宗又極信任之是大好機會荆公不知關雎麟趾之意卻先從富強上起手是欲行王政而翻修霸術也只緣工夫不曾在正心誠意上做

荆公本非近霸之人故霸術亦非其所能作徒擾亂耳宇文蘇綽卻稍有可觀所謂不熟不如萁稗也

思辨錄輯要卷之七終

思辨錄輯要卷之八 後集

明太倉陸世儀道威著

諸儒類 宋至元

宋有周子孔顏之繼起程朱諸子之開先孟子之流亞也自秦漢以後士之聰明才智者皆入于黃老禪宗矣子周子起契性命之微於大易接孔顏之學于一誠以太極人極發明天人之蘊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千五百年以上孔顏之為道如此非周子之功而誰之功乎故愚謂秦漢而後儒者雖多然至周子則直是另一開闢論其道直繼孔顏論其功比於孟子即謂之亞聖可也

或問儒者之論皆以周子繼孔孟而子獨以周子繼孔顏得無過歟曰以周子繼孔孟此以世數言也若論學問則周

子實繼孔顏觀通書中所述自孔子外三稱顏子則可知學問之所自矣

先儒言孔子如玉孟子如水晶此最善形容聖賢氣象若顏周則非水晶也溫潤而栗已同於玉但於孔子微有大小之分耳

周子之於孟子可相伯仲未可分差等孟子才大周子心細其為亞聖則一也

孟子之後無傳人周子之後卻得程朱接續以後便源源不竭非力量有不同時為之也戰國時聰明才辨之人皆為縱橫之流引入勢利矣誰能為此迂闊之學若周子時宋方全盛而人才又莫多於此時故遂得程朱其人也

昔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謂其能關楊墨也若周子則太

極人極說得最分明使二氏不能窮人以暗尤為不動聲色功豈在孟子下

周子之學渾是一誠字故通書首章即曰誠者聖人之本二章曰聖誠而已矣三章曰誠無為幾善惡四章曰誠神幾曰聖人都是一誠字誠者天之道也非聖人之流亞近於生知者乎

只不由師傳默契道妙八字便是生知即太極一圖或謂得之陳搏种放穆修或謂得之鶴林寺僧壽涯皆二氏無稽之言謬引為已重也太極圖全從易出予別有論

道統最重聞知聞知者無師傳而有開闢之功者也周子去孔顏千五百年而特起如此豈非聞知

二程之學本於周子或謂伊川作明道行狀言明道得不傳

之學於遺經不言周子此不善讀書者也明道自言見周  
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定性書卽周子定之以仁義中正  
而主靜之旨至伊川則顏子所好何學論惟人得其秀而  
最靈皆周子太極圖之言也豈得云不本於周子所謂得  
不傳之學於遺經者大抵聖賢之人一經指點他自會去  
尋頭路讀書終不然只守定這幾句師說亦不善學者矣  
大程與周子後儒往往竝稱然大程以天資而言則近於周  
而勝於朱以事功而言則開先之力固讓於周而啟後之  
勞亦遜於朱也  
二程之學人推大程然大程實是天資勝其所行自無窒礙  
若學問則次程儘有深入處不易及也橫渠集中亦推次  
程然行處卻每有窒礙

朱光庭謂明道得聖人之誠此言雖似少過然亦庶幾近之  
明道平生論新法及待介甫最爲得宜只是胸中廓然大  
公功不必己出名不必己成惟以朝廷天下爲心故能如  
此他人不能也同爲君子而有化與未化之分只在此處  
看

明道請修學校劄子與伊川看詳學校文公貢舉私議皆論  
學校然語其等第則伊川不如文公文公不如明道蓋伊  
川文公不過就近代而言明道則通於三代矣  
明道論十事亦近於三代與王荆公上神宗書相似而實不  
同若使見之事業隆古之風可復惜乎神宗舍此而就彼  
亦有宋之不幸也

程子定性書在鄂時作年甚少朱子言其一篇之中無下手

思辨錄 卷八  
處予謂於此可見明道天資高近於生知下語自不用氣力也

明道實聞性與天道蓋其得力於太極圖者深耳惟得力於太極圖者深故雖有善惡皆天理之言而不可謂之不知天有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語而不可謂之不知性人或以三黨之說爲伊川咎者非也人除是不講學講學則必有徒與有徒與則人必忌之不惟小人忌之君子亦忌之雖孔孟所不免但君子不黨則存乎立心耳次程氣質近隘不如大程世以其學術近方來蜀黨之謂宜矣至於明道則待人接物渾是和氣宜乎與世無尤然當時李定何正臣亦劾其學術迂闊趨向僻異何歟總之士憎多口不可以黨爲伊川累

伊川隘邵堯夫不恭然兩人之學過夷惠遠矣予嘗嘆三代而後人多吝以聖人之稱與人此亦其一也

經筵是人主莫大事從來視屬具文惟伊川能稱其職上太皇太后及經筵三札真可爲古今作則彼以坐講爲嫌者俗儒之見諛臣之習講官坐講所以重聖人所以重道非以自夸大也晚近君臣佞佛膜拜僧徒不以爲恥一聞儒官坐講輒羣然爭執爲不可雖賢者亦然不知何以顛倒悖謬若斯極也

伊川上仁宗書大概頗似治安策猶未免少年氣但所見不同便能置身三代高視叔季儒者所以不同於縱橫也性卽理也一語朱子謂爲伊川獨造非也亦卽祖述周子太極圖之意理在天地爲太極理在吾心爲人極故曰性卽

理也然此語從未經人道即謂之獨造亦宜

伊川言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也南軒云伊川此處小錯未發之中眾人之常性寂然不動聖人之道心子謂伊川言不錯眾人未發之中與聖人寂然不動之時亦無差別但少戒懼耳

伊川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此語說得最好朱子以為太深無捉摸恐亦為初學言之耳

或問堯夫約明道伊川看花明道去伊川不去堯夫曰吾輩看花與別人不同伊川只不去如何曰皆是也問伊川若去則如何曰亦是也問若非伊川如何曰去也未是住也未是

宋仁宗時有同時開闢三人周濂溪張橫渠邵堯夫二程雖

同時極盛然卻有師傳家教

橫渠之學於體用處俱見大本大源如西銘萬物一體之學也并田封建萬世治平之要也

橫渠與安石同時安石新法以周禮為說橫渠極喜周禮召對時亦以漸復三代為說神宗將大用之此際若有一毫苟且必將迎合執政同行新法矣又或圭角未融必至動色相爭如程子所謂新法之禍吾黨激成矣橫渠獨曰朝廷將大有為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為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雕琢則宜有不用命者矣語和而介非學養之邃豈能及此

古人虛心誠朴無一念自是無一念欺人如橫渠講易關中二程來過相與論易遂自撤其皋比曰吾不如也二程亦

不以為嫌此是古人虚心誠朴處近代儒者各立宗旨各分門戶互相標榜互相詆排以視古人真堪愧死或有言橫渠文難讀者誠然自是人不肯讀耳昔朱子與蔡季通諸人登雲谷山半塗大雨通身皆溼到得地頭因思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遂命季通諸人各解此二句已亦作二句解後來遂作西銘註又朱子常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如朱子季通則天下自無難書矣己不肯讀而謂古人書難讀恐為古人所笑也

橫渠於天文頗欠明白其言地有升降是四游儀之說諸儒皆知其非至於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稍遲則反右以為七政亦左旋朱子極取其說然以天象通體大概及保章靈臺兩家合觀則此說亦非予嘗有辨此不悉載其若地氣乘機左旋使恆星河漢因北為南日月因天隱見等語則又是天不動而地動者殊不可解此皆強探力索太過之病

橫渠論閏曰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一語最簡而盡封建井田二者帝王致治之本三代而下能言其意者惟張子然欲行封建井田非先復古學校令學者人人知三代之治人人知封建井田之法而又斟酌變通於古今之間未可漫言復也

周子好稱顏子橫渠好稱孟子亦其資稟相近處橫渠學問於諸子中最為艱苦其埋窟中自道一篇語語真切學者苟能如此不患不至聖賢地位

讀堯夫無名公傳直是開闢以來一人漢之四皓有其樂矣

而無其時唐虞之巢許有其時矣而無其學未可與隱逸之流同日道也

予問言夏康節百原山中靜坐時心體如何曰湛然虛明又問工夫如何言夏未答予曰會得一部皇極經世言夏問堯夫易數如何便能前知予曰此只是心虛故如伊川言董山人前知亦是心虛也曰二程盛稱堯夫經濟若使堯夫得行其志易數更能前知否曰此恐未能問如何曰堯夫前知亦只是心清無事專精易數耳若使遭時遇主便有許多事業在精神命脈都發洩在事業上如何更能專精易數曰然則堯夫而遇反不如不遇乎曰不然堯夫而遇則以事業爲易數堯夫不遇則以易數爲事業總只一般無有優劣

又問堯夫既能前知何必更假易數曰凡人前知只是心清堯夫在百原山夜不就席者數年此心已同太虛矣然猶溷迹洛陽與世俗酬對故雖前知猶不能不假易數若如董山人謝絕人事竟處山中清虛之極則前知亦不假易數矣然此終非君子所貴故當時程朱諸子竝不言其前知

如皋吳白耳曰堯夫豪邁然其學問卻自敦篤虛靜中來故豪邁而不敬者有矣未有能敬而不豪邁者予曰識得此意方知程朱不是腐儒

康節之學以觀乎周子似有未及然康節以此數學上推天道下推人事無不驗者則以康節之數俱自胸中流出真是全體太極也後人雖欲學康節數安能如康節之心體

張子純乎儒者也邵子儒而術者也然以正蒙經世二書觀之正蒙於源頭上尙欠清楚經世則頗見大意如云道爲天地之本天地爲萬物之本又曰天地之道盡之於物矣天地萬物之道盡之於人矣以聖人與昊天爲一道而曰昊天以時授民聖人以經法天專歸重於仲尼以爲能盡三才之道此豈術數之士所可及康節作用好若見之施行恐當絕勝諸儒其言曰苟有命世之人繼世而興焉雖民俗極壞三變而帝道可舉此非空言也他實有作用處經世書言天下之數出乎理違乎理則入於術此康節之數所以爲古今獨絕也

周子通書好言顏子邵子經世書中好言孟子畱侯王通揚雄皆好言其似我者

周子通書多言禮樂邵子經世書極言天地人之道而不及禮樂於此亦可見邵子之學未至極純粹處猶有豪傑氣在此朱子所以謂之風流人豪也朱子一生精力專在集註至今家弦戶誦歷萬世而無斁後世淺學之士往往詆其筆力不佳此真坐井觀天也朱子與人論註釋體言不可自作文字自作文字則觀者貪看文字并正文之意而忘之此朱子以大賢以上之資而能爲初學小子存心故心愈小而功愈大也試讀朱子文集其筆力何如者而輕爲議論邪朱子一生學問守定述而不作一句當時周有通書張有西銘二程亦有定性書易傳朱子則專爲註釋蓋三代以後

詩書禮樂散亡已極孔子不得以刪定為功漢唐以後  
經書雖有箋疏而蕪穢尤甚朱子不得以註釋為功此  
卓有定見非漫學孔子述而不作也

陸象山少時讀至宇宙二字曰宇宙二字是已分內事便見  
自任的意思朱子三歲問天之上何物便見窮理的意思  
鵞湖之會朱陸異同之辨古今聚訟不必更揚其波但讀兩  
家年譜所記朱子則有謙謹求益之心象山不無矜高揮  
斥之意此則後人所未知耳

人言朱子酷好註釋雖楚辭亦為之註似為得己不知此時  
黨禍方興正人君子流離竄逐朱子憂時特切因託楚辭  
以見意豈得已哉學者不讀書不能窺見古人微意未可  
輕議古人也

朱子生平註釋四書五經曾無罅刻之暇而又自著文集百  
卷不知如何有許多精力然亦是在野時多居官日少故  
成就愈大乃知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未可為  
不幸也

道學之譏愈盛則愈大蓋君子小人不竝立也周子之時如  
草木在甲知之者惟二三君子世固莫得而譏也二程子  
徒與漸盛攻者漸多至朱子則更盛矣所以劉三傑姚愈  
之徒至有偽黨變為逆黨窺伺神器圖為不軌之言當時  
方正之士稍以儒名者至無所容其身而朱子曰與諸生  
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笑而不荅至今千載而下朱  
子俎豆學宮子孫世受恩澤而所謂姚劉之徒者三尺童  
子聞名而唾罵之然則為朱子者何畏為姚劉之徒者亦

何益哉

當佞胃禁偽學時朱子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巖穴依阿與懦者更名他師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井以自別其非黨此所謂水落石出也附聲逐影之徒雖多亦何爲哉程子在經筵先定坐講之禮正其本也朱子在經筵一循時例爲之兆也兆足以行而不行此光宗之世不同於神宗之世也

朱子論天文勝於橫渠二程然尙有未透曉處蓋儒者之於天文但當曉其大略自不能及專家然亦不必如專家也朱子論鬼神平實近人若程張則竟以陰陽爲鬼神矣朱子註太極圖陸子從而詆之不惟不知太極圖亦以周子爲近代人而忽之也非朱子如此表章周子之書烏能傳

至今日只此便是聖人心事

朱子於五經中惟易最爲研窮詩次之書又次之禮與春秋未嘗屬筆然儀禮經傳通解雖非全書亦見一斑矣又語類中論禮及春秋處最通達最正大則知論禮而拘論春秋而鑿者皆朱子所不取也

二程子得周子太極圖不以示人只自受用朱子卻註釋以解諄諄教人非二程之祕不肯傳也性與天道人所難聞傳之適以滋惑也朱子一註太極圖便有陸子靜許多議論夫子靜時賢尙不可與語性天況中人以下乎甚矣性天之難聞也然畢竟朱子之功大若無此一番則百世而下至今不識太極也

陸子靜直是壁立萬仞聞其風者可以廉頑立懦尤善鼓舞

思辨錄 卷八  
聰明人故聰明人亦喜趨之若下梢肯教人讀書其學豈遜朱子

只東海西海南海北海四語便分明見到天下歸仁氣象予丁丑初學道時悟得敬字爲心法見滿街人都是這箇心

心都是這箇理只無這箇法在亦子靜之意也

子讀性理思陸象山直與王安石同病不過一好高自是好

高自是便入驕吝便壞卻一生人品學術

人在學術未成時去驕吝易至行成名立去驕吝反難只是

爲己爲人之別

象山有詩曰仰首攀南極翻身倚北辰舉頭天外望無我這

般人羅整庵謂其適合於智通禪師臨終之偈予謂卽非

合於智通恐免不得一矜字

象山只是氣岸高然爲其學者便多矜厲故朱子曰陸子靜

之徒氣象可畏不特當時卽近日亦然凡一涉陸學便足

高氣揚好與人折辨其病處只在好勝二字所以其學終

不能有成

自韓侂胄立僞學之禁凡諸大儒之書皆禁絕天地間幾不

復知所謂道學矣至西山起獨宗朱子慨然以斯文自任

正學復明白後何基王柏饒雙峰之屬相繼而起皆西山

開之也西山之於朱子猶孟子之於孔子

西山福建浦城人常有人至浦城見其處懸牆上石刻大書

西山真夫子之鄉嗚呼聖賢所生能爲本方之榮若此雖

百世之後猶將見之爲學士大夫者可不白勉可不并勉

其子弟哉

西山之學之言可謂純粹中正矣然以較朱子便似欠精采

透快處蓋開闢與繼起其力量自是不同也

許衡任道最勇有伊尹之風其進退一以行道為主絕無依

違瞻顧終元之世能使儒術不墜皆其力也故薛文清讀

書錄極稱之亦是其精誠有足動人處

許衡聖門子路子夏之徒也行過于言質過于文

薛文清錄中贊許魯齋可謂不遺餘力謂其有仕止久速氣

象謂其繼朱子之統文清持身極嚴其持論極不苟推贊

魯齋非阿私所好也或以其仕元為尤此但可語志節未

可語道

文清贊劉靜修為高許魯齋為大二語皆當

劉許皆元儒許仕而劉不仕故後儒議論多優劉而劣許然

劉于世祖之聘亦強起為右贊善大夫但尋以母老辭歸

俸給一無所受耳蓋自度其得君行道未必如許故旋出

而旋歸兩賢殆未可優劣也

或問吳草廬與許魯齋學問出處大略相同俱從祀孔廟乃

宣德中議祀草廬嘉靖中又黜其祀畢竟何如曰草廬之

於魯齋學問事功出處俱少遜當元之世而儒術不墜魯

齋之力也若議從祀魯齋為當

思辨錄輯要卷之九

後集

明太倉陸世儀道威著

諸儒類 明儒

洪武初多明理之儒皆宋元之遺也宋景濂劉文成陶姑孰皆分儒之一脈者也然而文成為優矣景濂多可少否有體而無用學問亦雜姑孰則長者而已文成有體有用天資明徹卓然不惑於二氏天說二篇直窺見理氣源頭幾乎入宋人之室然而文成未嘗講學也未嘗自謂儒者也天資而已矣使文成得師友之傳加以學問之功其顏孟之流歟

劉文成天資更勝王文成劉未嘗講學而不惑二氏王終身講學而出入二氏之中以是知其不及也其用處則王聰



明劉嘏實若使爲相劉則鞠躬盡瘁有孔明之風王則張良李鄴侯也

劉文成一生出處行事亦無可疵皆與道暗合欲不謂之儒不得也雖嘗事元復事明然其心事則一以救民爲主非愛功名也其詩集中有長歌續短歌一首具見心事予於詩鑑論斷中頗發明之

劉文成以功名掩其學術然予謂伊呂當此時亦不過如此聖賢學問原主於行道救民非必沾沾講貫如王文成於甯濠軍旅時亦與門人講學而後謂之儒者也今人但知以天文術數推文成而不知其事事皆合於儒

劉文成與孔明極相似然先主取劉璋先儒以爲此孔明之失所以不得爲純王若文成則一無可疵議

劉文成著郁離子無一語不是盱衡當世然所見頗近謂救時之才則可以云王佐似當再進一籌方正學則井田封建大有王佐氣象但猶未練達其行周官處俱未得緩急輕重之宜奇士當老其才之語此真正學對針乃當建文之時其才猶未老何耶

方正學人品學術後世無不敬服但削奪諸王一節人頗以爲疑以爲以董仲舒之才而建鼂錯之策不無類于申韓也及讀遜志齋全集中有勉學詩其間多言當時削奪諸王傷殘骨肉非天理人心之正且曰安得申韓氏化爲古伊周是當時削奪之謀孝孺之所深不欲也特以職爲講官軍國之務非其所得而主而啟沃之際仁柔之主亦未必能轉黃齊之謀此其所以不白於後世乎予於詩鑑中

亦特表明之

孝孺十族何妨之語似為過激為忠臣而不得為醇儒以此  
曰此際應之當何如曰當云忠義臣之職刑罰君之事後  
世自有公論

懿文賢太子也監國憂勞幾二十年孝孺久侍太子有相知  
之素以太子仁厚之質而又歷練老成使天假之年主臣  
相得則成康之治可幾而天命不齊致茲乖舛豈所謂殺  
運未除耶

明初儒者多從許魯齋一派來故曹月川語錄絕似魯齋其  
躬行亦相似以此知儒者甯可行過乎言質過乎文

如月川方可謂之真教官方可坐明倫堂方可稱為師表  
夜行燭一書雖不傳然只此便是諭親於道

吳康齋學問雖未見卓然然當時詆排亦太過總是盛名難  
居以風氣初開故也嘉隆之際雖妄行妄言之徒無不自  
以為聖賢世亦以之為聖賢矣

吳康齋見耕耘者曰只此便是贊化育此語非有得者不能  
道張本沈本此條已見天道類按  
文義當在此故去彼而存此

吳康齋之聘李文達為相周旋其事然文達古穰雜錄不載  
康齋事其所許理學惟薛大理蓋文清時為大理卿也則  
康齋之不厭眾望可知然文達所錄止及人之長而不及  
人之短足見此公相度其於尹直度量相越不啻天淵矣  
陳白沙學問以自然為宗最近於天然卻又是曾點一家只  
是天機動盪非性與天道全體太極之天此條張沈本入  
天道類非是故

移置  
于此

薛文清理學亦自許魯齋一派來故其語錄絕似許魯齋而其錄中贊許魯齋亦不遺餘力總之行過乎言質過乎文故當時之人一無遺議其誠足以動人也論語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文清諸人有焉

薛文清云敬天當自敬吾心始不能敬其心而謂敬天者妄也儀自丁丑志學之初作格致編以自考即以敬天爲入德之門而曰敬天者敬其心也敬其心如敬天則學無不誠而天人可一矣先生之言可謂先得我心

文清云爲學只是學天理人倫外此便非學予作格致編亦一從天理人倫做起蓋前此曾行了凡功過格覺得都是分外故也

予自庚辰初見得理一分殊四字受用不盡以爲天地萬物

萬事無一處無理一分殊自謂獨得之秘及讀整庵先生困知記語若合符節今讀文清語錄亦如之又宋金履祥誨其門人許謙亦言天地間道理只理一分殊乃知道理至極處先賢闡發必無餘蘊所爭者工夫至與不至識與不識耳

文清得力靜處多故其語錄多論道體之言

文清只是一誠更無他故作故其被難能使王振爨下之人亦涕泣而救之

白沙被召而多人多以爲非張汝弼作詩譏之云多少高人眠不著雞鳴催入紫薇班此譏之者非也君臣之義不可廢況當有道之時正宜相助爲理豈可但以不應詔爲高乎此以論隱士則可非所論於有道之儒也白沙當日召

之即起使之就試禮部則辭其出其歸俱無可議但白沙原無甚學問未可語治平授以檢討而使之歸正可以成其高

君命召而不出孔孟時無此學問自光武子陵而後人始以不出為高要之非經常之道也但學者須自審又須相時不然又恐為終南捷徑耳

胡敬齋與陳白沙俱學于康齋康齋以程朱為宗故敬齋白沙俱以敬為主白沙和此日不再得詩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說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是也至後來自成一家始以自然為宗敬齋則始終一敬字做成

胡敬齋以墨緘入公庭為時所知遂以布衣召主白鹿此亦盛世事也予嘗親至白鹿祠廟書院猶存具文師生則闕

無人矣問之士人云洞生猶有四十餘大約為進學科舉添增地耳講學則絕響久矣為之憮然

湛甘泉陳白沙之徒也書院生徒幾徧天下故講學之風盛於甘泉然學鮮實得徒皮毛耳

甘泉隨處體認天理之說即所謂隨事精察也亦無甚不是處而陽明謂求之於外此是陽明認錯然甘泉卻未見體認之實讀全集可見

湛甘泉心性四勿圖說今刻白鹿洞亦無甚異只是不必大凡圖之為用所謂立象以盡意也天下萬世俱未之知而又無可舉示故筆而為圖若心性四勿之說則昔賢論之甚詳何必為圖且圖孰有過於周子太極圖者人極心性已全具於太極圖不於此發明而又另為圖說直是畫蛇

思齋錄事 卷九  
添足

錫山學脈開自龜山然在今時則邵文莊為開山祖文莊事親最孝至今邑中之紳多以孝著者亦文莊有以風之也文莊之生在陳白沙之後而稍前於王陽明一時講學之風已盛公喜道學而未嘗標道學之目不喜假道學而未嘗辭道學之名循循勉勉為所當為而已此薛文清一派也後輩所極當效法

願為真士夫不願為假道學此文莊平生得力語由此充之為君相者為真君相為士民者為真士民一真而天下之事畢矣真即中庸所謂誠也彼以坦率簡易為真者淺之乎言真矣

文莊生平尤得力於文章蓋學於西涯西涯亦以衣鉢門生

期之也其所著日格子亦似左國

蔡虛齋是一儒者不聚徒黨而日潛心理道有薛文清之風生平居官自督學而擢祭酒皆克舉其職四書易經二蒙引篤信朱子居然黃勉齋畢竟成弘時風氣未漓所以有此人物

虛齋篤信朱子蒙引於朱註一字不苟似乎太過然予觀宋元以來諸儒凡為朱學者大抵如此故制行亦卓然不苟此朱學之所以為無弊也

陽明白言少與友人為朱子格物之學指庭前竹樹同格深思至病卒不能格因嘆聖人決不可學予曰此禪家參竹篋子法非朱子格物之說也陽明白錯乃以尤朱子何邪陽明致良知三字尚不妨獨無善無惡謂之性有善有惡謂

之意知善知惡是致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四語宗旨未妥不但無善無惡句未妥即為善去惡句此是修身如何謂之格物

整庵困知記專為陽明而作是時陽明良知之說遍天下又改大學古本抑朱崇陸天下靡然向風故整庵起而論正之其開卷數章即首以心性儒釋為辨蓋為此也是時陽明之徒盛故先生之學反為所掩然精意所存不可磨滅至今有識之士皆能尊而信之有以夫

陽明工夫甚少初官京師與湛甘泉講道不過隨聲附和耳及居黔三載始覺有得而才氣太盛遠樹良知之幟繼又有甯藩之變廓清平定煞費心力功名一建後來遂無日不在軍旅中雖到處時時講學實不過聰明用事也所以

一生只說得良知二字至於二氏之學卻於少時用工過來所以時時逗漏亦是熟處難忘耳整庵則四十志道八十三而卒四十餘年體認之功不可謂不深矣又一生履歷皆在清華遇亦足以佐之其造詣純粹有以也整庵與朱子未達一間處只是心性理氣然心性猶可通若理氣則自不識理先於氣之旨而反以朱子為猶隔一膜是整庵欠聰明處也

魏莊渠先生見地極高卓極端正然氣象稍迫促當時為陽明所掩

莊渠雖講學而不聚徒但勤職事是薛文清一派其見地似更勝文清但其氣象則有玉與水晶之別

莊渠論心性理氣處絕無差錯是其見地清徹論郊社大禮

亦好

莊渠之學無傳人以不樹宗旨不立門戶故也當時歸震川鄭若曾皆先生之婿大好人物而震川則畱意文章若曾則勞心經濟不能嗣先生傳殊為可惜然震川以文章名世其道理純粹實得之於先生若曾因倭變故汲汲為籌海圖編亦得先生經濟之一節總見先生之學為其實不為其名也視學徒之盛而反以敗壞其師傅者果孰為勝耶

龍溪論性曰性者萬物無漏之真體形生以後假合為身又曰父母未生前本無污染有何修證天自信天地自信地有言皆是謗六經亦葛藤齒是一把骨耳是兩片皮更從何處著言與聽又曰因地一聲不知此身在何處此類是

打合釋氏論死生曰常無欲以觀其妙未發之中也常有欲以觀其竅已發之和也萬物芸芸以觀其復慎獨也不睹不聞本體萬物戒懼慎獨工夫火候又以日魂為良知月魄為法象此類是打合道家一生伎倆不過如此一部語錄不過如此欲奔走三教者竊此數語足矣故世俗小聰明人最喜之

心齋之學雖粗然以一不識字竈丁而能如此卻是豪傑有氣魄鼓動得人故當時泰州一派亦盛然接引者多是布衣又多死非命如顏山農鄧豁渠何心隱之屬亦學問粗疏一往不顧之所致也

薛方山人物亦好當時不肯附於講學亦見講學者之流風日下耳續綱目亦甚好

思辨錄 卷九  
海剛峯人多以氣節目之非也予讀其全集知剛峯是真能  
學聖賢者其學一以不欺為主而力行之勇尤不可及已  
能透誠意關矣昔儒稱誠意爲人鬼關若過得此關便是  
聖賢地位人物非氣節二字所能名也其過當處是正心  
工夫尚有未盡格物致知工夫尚有未到  
心性開明之人最易疏闊觀剛峯一生自南平教諭以至爲  
知縣爲司官御史爲巡撫無一處不畱心民隱其章程條  
教析極秋毫至今可爲師法氣剛而心細所以爲不可及  
以視萬厯天啟開氣節諸公蓋天淵矣  
世俗之人必以聚徒講學爲儒者非也爲儒不過爲聖賢而  
已剛峯事事學古念念不欺爲戶部主事時有直言天下  
第一事疏真能付死生於度外雖聖門之子路何以加焉

羅念庵雖講良知而能深知王門之弊特是時狂瀾方倒不  
能力救耳

講學之風至嘉隆之末萬厯之初而弊極凡諸老相聚專拈  
四無掉弄機鋒閒話過日其失更不止如晉室之清談矣  
海門周汝登當時推爲宗主著聖學宗傳自以爲得心宗  
之正講無善無惡之旨於南都許敬庵聞而疑之作九諦  
相難汝登作九解以解之敬庵之學於時獨爲純正然所  
得亦淺一杯水豈能救一車薪之火哉

吾儒之有心宗猶釋氏之有禪宗心宗之名蓋仿禪宗而立  
者也禪宗起於達摩教外別傳不立文字心宗起於象山  
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其言若出於一

達摩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然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大旨亦無

甚異自五宗起而棒喝機鋒無所不至故亡達摩之學者  
禪宗也象山六經註我我註六經然八字著脚必為聖賢  
立身亦無甚錯自心宗起而猖狂妄行靡所不為故亡象  
山之學者心宗也

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古人作聖根基只一畏字  
雖以生知之聖亦必奉此一字以為安身立命之基堯之  
欽明舜之恭己湯之聖敬日躋文之小心翼翼皆是道也  
自心宗之學起而動云一切放下動云直下承當使學者  
人人心粗膽大人人足高氣揚昔東坡云何時打破這敬  
字愚謂心宗此時已打破敬字了也打破敬字只為斷送  
卻一箇畏字

為心宗之學者必侮聖蔑賢為禪宗之學者必呵佛罵祖彼

於祖宗且如此而何有於身心世界只為斷送這畏字所  
謂小人而無忌憚也

或問大學首言明德中庸首言率性孟子言盡心知性今以  
心宗為非然則講學不當論心耶曰講學安得不論心吾  
所不足於心宗者正以論心而反失其心讀大學中庸孟  
子之言而不得其原本也大學言明德而八條目先之以  
格物中庸言率性而尊德性必道問學孟子言盡心知性  
而工夫必由集義養氣然則學者欲識本心斷斷非學問  
不可而心宗動曰忽然有省動曰言下有省至格物則以  
為格去物欲學問二字竟置不講其究不至認知覺為性  
真不止毫釐千里不可不辨之於早也

志學一章是孔子一生學問得力始末根由最是有頭有尾

吾人所當觀法然開口便說一學字直至七十方說箇從心所欲不踰矩則知七十以前雖孔子也未便敢說從心今心宗之家不論初學只一概與他說心將他與知與能處指點出以爲此便是性天全體其人亦自以爲有得便手舞足蹈多見其不知量也

尙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他說箇心字何等謹懼何嘗如近日之心宗說心直是全無忌憚真西山有心經政經其心經皆輯四書五經及諸儒語錄中之言心者此方是心學若近日之心宗則直是談宗非談心矣

心是活物須與他箇規矩纔可入道古人所謂心法也只此一箇字心宗家所最不樂聞他動說無法無法二字不知

陷害多少後生在

心法法字卽聖人不踰矩矩字聖人至七十可以從心矣然猶說不踰矩則知聖人終身只行得一矩字以聖人終身之所行者而吾人一旦欲舉而廢之且欲出於其上謬哉殆哉

君子無適也無莫也可謂無法矣然曰義之與比則正有深於法者在心宗喜說無法其意蓋欲破適莫一班人也然適莫未破而義已先決裂矣三教合一之說自龍溪大決藩籬而後世林三教之徒遂肆爲無狀甚至立廟塑三教之像釋伽居中老子居左以吾夫子爲儒童菩薩塑西像而處其末座縉紳名家亦安然信之奉之噫有王者作吾知兩觀之誅不待時日也

居并金剛聖 卷六  
林三教卽林兆恩著心聖直提分良背行庭二心法教初學之士念三教先生四字初從口念而至于背之胫子裏久之念念皆背便是入聖其顛狂無狀可謂極矣  
三教合一之說若粗粗看去未有不以爲然者予少時亦每有此想自丁丑用力於斯道之後日漸將二氏來比竝始知二氏之於吾道相去天淵實有強之而不能合者非欲護持吾道而漫爲此闢異端之論也世人不察羣奉其說只是不曾用力於吾道耳  
顧涇陽先生當三王之學之後特起無師承能以性善之旨破無善無惡之說小心二字塞無忌憚之門橫砥頽流亦可謂豪傑之士其文章論理論事俱極爽快如并刀哀黎直是聰明絕俗

涇陽一生崇正闢邪之學俱見於朱子二大辨前後序中涇陽言無可無不可是孔子小心處此開闢救世語當時學術波靡皆以鄉愿同流合污之實託孔子無可無不可之名要而言之只是無忌憚只是膽大故涇陽點出小心二字見得孔子此處全是時中稱斤估兩直是分毫差移不得豈得以縱心任意爲無可無不可也此等語真是有功世道

涇陽學術人不多議議者大約以門戶少之所謂門戶者東林講會是也講會非盛世之事亦非衰世之事盛世不必爲講會衰世不宜爲講會徒與太盛則忌生忌生則釁起太多則雜雜則閒生涇陽於此不無少欠知幾也然講學固非衰世事忌講學豈反爲盛世事耶予過東林舊址嘗

有詩云鄉黨程朱聊自淑朝廷洛蜀已相猜忠良既逐姦邪盡宗社旋隨黨錮灰啟禎之閒令人深慨

天下事是認真人做當涇陽劫東林書院時同志雖多然徹始徹終認真到底惟以此事為安身立命者高忠憲一人而已朱子有云此事不是拚生捨命向前如何得成就或以忠憲為偏於氣節者非也聖賢立身行事只是因時而起豈有一定之成格當商之末微子豈欲去箕子豈欲奴比干豈欲諫而死時為之也忠憲之氣節亦因乎時而已於學問何加損哉

予嘗聞友人述前輩之言以鄒南皋為狂高忠憲為狷馮少墟為中行而未見少墟著述近得其集見辨學錄論儒釋之辨極其精晰其餘皆平正切實立身進退俱無可議中

行之言不虛也

關中之學大抵皆重躬行如涇野呂先生其語錄有體有用平正切實亦文清之派也

啟禎以後講學諸公相繼淪沒惟山陰劉念臺先生為碩果壬午之冬吾婁張受先生相約同往不果行癸巳武林胡彥遠來始知西安有葉靜遠得念臺之傳已而靜遠不遠千里而至始知先生之學本於許敬庵故所得者正惜未讀語錄之全也

念臺人譜編是為接引初學而設俾得躬行實踐極是妙法子丙子年自為格致編以天理人欲分善過而主之以敬作考德課業二錄與同志數人互相考核者數年大概亦與此同

思辨錄輯要卷之十  
子嘗有言大儒決不立宗旨譬之醫家其大醫國手無科不  
精無方不備無藥不用豈有執一海上方而沾沾以語人  
曰此方之外別無藥近之談宗旨者皆海上奇方也豈曰  
不能治病然而淺矣小矣陳幾亭云聖人有無宗之宗隨  
問隨答極平常乃極變化聞者各隨所入而總會於本心  
之中與提宗之家步步照顧而適成繁複者相懸也幾亭  
可謂知大儒之說矣乃世每喜言宗旨者何譬之人欲學  
醫問於大醫須讀書數年旁有人曰吾有奇方旦夕便稱  
國手則無不趨之矣而不知終爲大醫所哂也

思辨錄輯要卷之十 後集

明太倉陸世儀道威著

異學類

昨偶看老莊識破他學問根蒂人多以爲老子性陰莊子性  
傲故其學如此又不知大道故流爲偏僻非也兩人皆絕  
世聰明且與孔孟同時文武流風未遠豈有不知大道之  
理只是他腳跟不定志氣不堅爲世界所轉移便要使乖  
老子是周衰時人正道已行不得孔子所謂道大莫容也  
他便收斂韜藏以退爲進所謂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  
其黑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也其謙沖儉嗇處全是一團機  
心故曰無爲而無不爲又曰以無事取天下所以其流爲  
申韓老子是藏形匿影的申韓申韓是出頭露面的老子

若莊子則其時全不可為矣若要為便做申韓他又不屑  
做儒又行不得而又不甘自處於諸儒之下故其言恂恍  
自恣謂諸儒為賤儒而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要絕類離  
羣更出聖人諸儒之上不曰天下不可為而曰我不屑為  
要之俱是使乖俱是為世界所轉另尋一頭路透出孔孟  
則決不如此

禪門常言歷劫不壞如何是歷劫不壞只不為世界所轉便  
是若孔孟便是歷劫不壞其餘若老莊之流則歷劫便壞  
了

孔孟知其不可而為之者也莊子知其不可而不為者也老  
子知其不可而以無為為之者也

老莊之學體用俱非不可以治身心并不可以治天下國家  
蓋老子雖名清淨其實陰毒莊子則全無拘束純是放曠  
所謂不可以治身心者也若以治天下國家則老子之學  
非流為申韓慘刻則必流為王莽曹操狐媚以取天下莊  
子之學則魏晉之風流而已

若老子之學得行王莽之流必借以行其姦馮道之流必借  
以益其醜

莊生才氣大其意便欲蔑裂行檢揮斥儒術弊之所極不但  
是魏晉風流凡東坡放縱一流人都是人知蘇氏之學出  
於縱橫而不知其放恣之習原於莊子也  
異端雖多未有敢顯然非聖者惟莊子則曰聖人不死大盜  
不止此後來禪門呵佛罵祖之開山

莊子多偽篇其盜跖等篇亦偽筆也文氣全不似莊子蓋假

託以盜毀聖之辭乃世人不知樂其辭之快而不覺自居於盜跡後世東坡之流皆是也

孟子闢楊墨而不闢老莊蓋老子是闇藏不露的莊子亦不過自放于方外惟楊墨則是欲行其道于天下故孟子特辭而闢之

莊列本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用其語看來天地間只是愛為我的人多不但清談放廢之流即偏于退隱之人亦是也不但草衣木食之流即權謀功利之人亦是也總之只是自私自利

楊朱之學亦自老子出來蓋其學愛占便宜也老子是悄然占便宜楊朱是明白地占便宜申韓之占便宜則更自惡很了

墨子願太夫行太苦由其願大故後世以孔墨並稱由其行苦故當時之人亦少有傳其學者所謂逃墨必歸於楊亦行苦而難學之一證也

墨子之學似非隨世界轉移然於為人工夫上太過一分亦是趨世情之好即論語或人所謂以德報怨之類也若聖人則止是平心而行無過不及

問楊朱多流弊墨子卻未見流弊曰戰國時俠烈之士即墨子之流弊也其究至於為一人報仇而皮面抉眼燔妻子沈七族嗚呼甚哉又奚止摩頂放踵而利天下乎

孔子生平未嘗輕易罵人惟於鄉愿則曰德之賊又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若深恨之者蓋天下惟此等人最能亂德孟子非之無舉一章最說得痛快學者須於此

處辨得分明方可入道

世間只是庸俗人多鄉愿者庸俗人中之最巧者也隨風轉舵以取悅於人胸中更無把柄且自謂得計而反笑狂狷一班其所謂愿者非真愿也外為愿慈以欺庸眾而取譽也故孟子曰奄然媚于世

人做鄉愿討多少便宜坐受世俗之譽而反笑傲聖賢譏彈聖賢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若不是孔孟當年說破至今猶沒法處置

生斯世也為斯世也鄉愿胸中只有這箇學問

從來楊墨俱成箇世界惟鄉愿都不成世界故古今以來無鄉愿之學蓋其志原小其力量亦小只哄動得幾箇鄉人一遇有識之士其伎倆即窮矣聖人所以惡之者蓋天地

閒惟庸眾人多被他一哄便都不肯入堯舜之道

鄉愿胸中只八箇字取悅庸眾忌嫉君子取悅庸眾已是不是更加以忌嫉君子必至無所不為此等人在朝廷則亂朝廷在鄉黨則亂鄉黨而世方且羣哄而稱祝之曰此方是真聖賢方是真君子至於禍世而猶不知所謂甘口鼠也豈特馮道胡廣凡庸常乖巧之善人皆鄉愿也馮道胡廣其著者耳

問老莊之學無用反不如管韓申商似有實際可以治國曰若論實際老子更勝諸子他更做得不露形迹史記老子贊所謂虛無因應變化無窮也其所以不及吾儒者只是此心略有邪正之分若諸子之實際則只是粗迹

管韓申商四家之中管子近正他猶有周官法度之遺意其

用意病處在寄軍令三字不然竟是周官法度矣

管子書大半多假又非一筆疑後人雜采偽撰以足成之只

內政分鄉國語所載者已足見管子之全

申韓商三子之學雖有實際然苟行其術必至殺身而後已  
蘇秦張儀只是弄口角更不成甚學術比管晏申商又低當  
時六國之君已不成其為君所以苟且就功名之流窺破  
情實只是揣摩事情恫疑虛喝以出其金玉錦繡即秦用  
張儀亦非全藉其力治耕治戰自有商鞅諸人只用他在  
外走動虛張聲勢

問孫子兵法何如曰此非王道之正王道兵法見於書之步  
伐止齊及周禮伍兩卒旅軍師之制後世李靖兵法及明  
戚繼光練兵紀效近之若孫子只是兵家術數然後世人

心詭譎若欲用兵則雖儒者以王道為本亦不可不窮術  
數之變蓋知彼知己而後能克敵也要之此只是一家之  
學苟有人能乎此亦可為國家一將之用非比老莊申商  
以學術亂天下也

問荀子或以為儒或以為異端何如曰荀子純粹不及孟子  
力量不及楊墨徒以性惡禮偽之言取譏於後世雖其書  
略有可取之語不足道也

問昔人荀楊竝稱莫是楊雄之學與荀子同否曰楊雄只是  
文人更無實際其太元經只是摹擬易經揀難的說以驚  
世釣名然描頭刻角畫虎不成不必美新而後知其不濟  
也

楊雄亦是學黃老故其言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然老

子卻有實際楊雄只是學其語言而已一遇王莽使手腳都亂成甚老子之學

問李悝盡地力與諸家何如曰此實用之學但只是一支一節如孫子一類孫子是兵家此是農家然兵家尚有詭譎農家則全是實用後世凡談農田水利之學者皆悝之流也孟子惡之只爲闢草萊任土地全是養戰士以爭城爭地故以爲罪之次若只是教民耕種如漢趙過諸人有何不可

凡古之專家伎術如天文形勝兵農水利醫藥種樹陰陽伎巧之類皆儒者所不廢但當以正用之耳

問黃石公何如曰黃石其人不可攷素書三略俱屬贗作大約老子之徒兵家者流耳

凡學術之岐盡出於周秦之時其變態已極矣至後世則惟有祖述更無特創者雖釋道二家起於周秦之後然二家不過是老莊特變換其作法耳

先君少時曾授儀以儒家養生訣云子鄒學師屏上得之其言曰動靜必敬心火斯定寵辱不驚肝木以甯飲食有節脾土不洩沈默寡言肺金乃全澹然無欲腎水自足其言極平易極精微極簡要極周而通於大道絕勝導引諸家導引之術不得其正亦能害生子親見學導引者或腹內作聲或臍中出氣或吐血發狂種種不一非習學旁門則不能禁慾也學養生者宜知之

問世稱神仙果有之乎曰此亦不足爲奇山妖木魅竊日月之精華亦能變幻而況人乎但此非正道故朱子詩曰但

恐違天理偷生詎能安

問聖人何以不為神仙曰聖人非不能為不屑為耳蓋神仙只是獨行之士如佛家所謂自了漢若堯舜禹湯自有躋一世於長生之術豈肯自私自利昔伊川答董五經詩云至誠通聖藥通神遠寄衰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此詩意思殊妙

神仙亦未必能長生只是比世人年壽為多耳此即朱子室中火爐之說也所以在漢則稱鍾離權王方平在唐則稱張果老呂崑司馬承禎在宋則稱陳搏董五經在明則稱周顛仙張三丰冷謙之屬以後則不稱矣大約亦只是一時也蓋其人必稟氣特異稟性特高而又處于深山不涉人世則自能如此

問釋氏有不見可欲使心不動之語與程子四箴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其旨同異曰不同問如何曰本原各異程子之制外以安內所謂遏人欲存天理也釋氏則屏去外物使此心空空不動而已朱子所謂空喚醒主人翁者是也佛氏之說處處去得只欠一理字今整庵云楞伽四卷並無一理字亦可以證予說之不謬又朱子云禪家最怕人說理字

釋氏之說只是充不去充去便互相矛盾即如五倫乃天下之達道釋氏於夫婦生育令其斷絕是五倫俱息也至於禽魚鳥獸之屬又愛護保息螻蟻不損使充其說是天下皆無一人而禽獸充塞天地不成一箇世界

釋氏矛盾處如何曰釋氏離而父子矣卻有師徒去而宗族

矣卻有師兄弟舍而室廬墳墓矣卻有庵寺塔院以富貴  
爲糠粃矣而必求宰官護法以錢財爲塵垢矣而見人則  
募化禁人夫婦之道則人種絕矣異類則聽其蕃畜百年  
之後天地間不皆盡爲異類乎絕腥血之食可謂得好生  
之仁矣於此身則割之以飼鷹捨之以喂虎不輕軀體而  
重禽獸乎凡此矛盾之類不可勝舉舉其一二智者可以  
思過半矣

友人盛稱釋子戒行之精子曰去而君臣離而父子更有  
甚戒行在友人爽然大笑

聖人之道上之爲帝王下之爲臣庶大而天地細而萬物無  
不各有當然之則竝育竝行不害不悖若釋氏則成一世  
外之民道理都移動不

